



盖碗取代大碗 竹椅顶替长凳
烂肉变成臊子 京味转为川味

《茶馆》入蜀 经典没有固定模式

马上评

敬畏不一定就是“照搬”

如何面对经典？这是摆在传承道路上的一个难题。抱有敬畏之心是否意味着不可改动一处地“照搬”？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会不会又“转”了风格、“串”了味道？去年是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茶馆》剧本问世60周年，李六乙不无遗憾地感叹：“60年来，除了北京人艺，放眼全国居然没有一个话剧院以其他形式重演过这部经典。”

中国人尊重传统，不论是老早的梨园或是现今的戏剧圈，经典改编有着极大风险，更何况有北京人艺这么一座高峰存在。“照搬”演不过老戏骨，就是台词都不正；创新又恐误了老舍名著，白耽误工夫还要落埋怨，难怪各家不无默契绕道而行。然而，经典需要在不同的时代延续其血脉，“回避”只能让好作品逐渐被遗忘。

其实，“照搬”也未必能留存其“原味”，人

艺老演员杨立新就说：“现在哪怕是北京人艺新进的青年演员，都说不出《茶馆》里的北京味儿了，很多都不是土生土长北京人，模仿只能形似难以神似，更莫要说那种气质和韵味。”

所以，剩下唯有创新性继承一条路。必须要为川话版《茶馆》的尝试颁发一枚勇气奖章，那是李六乙“不拘一格”的魄力，同时也要为人艺表演艺术家们表示认同和鼓励，《茶馆》“移植”巴蜀土壤，作为原版守护者，若无胸怀很难说出中肯的评价。是有了他们的肯定和“盖戳”，这才免了川味《茶馆》深陷争议的漩涡，而他们的态度也将鼓励更多院团有勇气重塑经典。

《哈姆雷特》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因为有着不下数百个版本，得益于人们对经典“尊重而不守旧”的态度，而《茶馆》要活跃在一百年后的舞台，或许也需要一代代话剧人接力创造。经典传承，需要情怀和魄力。朱渊

泽。确实，《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巅峰之作，是经典中的经典。不仅因为是老舍先生创作的经典剧本，还因为焦菊隐先生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的版本成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走出去”的话剧作品，为中国话剧赢得世界声誉。

但正如导演李六乙反思的那样，如今《茶馆》被搬上舞台重新排演的次数少之又少。“60年来除了北京人艺，全国其他话剧院没有以其他形式重演过这部经典。”为四川人艺排《茶馆》，李六乙没有打“安全牌”照搬北京人艺的版本，在他看来：“《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巅峰之作，是经典中的经典。照搬是或许安全和保险，但缺少挑战及创造性的转换和提升。继承，更需要创造和发展，

需要同代人的审美和戏剧观念结合，甚至是超越现代人的观念。”他强调：“经典剧作应该活在每个时代的舞台上，而不是尘封在书架上。”

川味《茶馆》巴蜀风情

川话版话剧《茶馆》完整保留了老舍原著的故事情节，以北京老裕泰茶馆的兴衰变迁为切入点，讲述了戊戌变法以来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民生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川话版话剧《茶馆》的舞台上，京味却被巧妙地转化为川味。老裕泰大茶馆的大碗茶变成了盖碗茶，北京小吃“烂肉面”变成了“臊子面”，茶馆内来来往往众多人物中，也不乏袍哥、舒耳郎等四川面孔。作为该剧

最大的特色，川话版话剧《茶馆》使用四川方言对白，此起彼伏的成都话、乐山话、自贡话展现浓浓巴蜀风情。

川话版《茶馆》此前到北京演出，获得了北京人艺的演员和专家的肯定。在北京人艺《茶馆》中扮演“常四爷”的濮存昕点赞道：“川话版《茶馆》是一部超出任何人想象的作品。格局很大，希望他们坚持这种样式、风格，我为他们的大胆、勇气以及演员所焕发出来的光彩而由衷高兴。”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则评价：“川话版《茶馆》打破一种不正常、习惯性的理念！为中国话剧打开了一扇门窗！经典绝不应成为固定模式。”

本报记者 朱渊

幕后

盖碗茶取代了大碗茶，竹椅顶替了北京长凳，若北京的老舍茶馆“开”去四川，《茶馆》是否依旧是老舍笔下的《茶馆》？11月20日，由李六乙执导，集结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老中青三代演员共同打造的方言版话剧《茶馆》将亮相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并在文化广场上演。

经典不应尘封书架

有人将北京人艺的《茶馆》比作摩挲出岁月包浆的美玉，自有难以描摹的温润光

从“外行人”到参与者



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推出《我和我的艺术节》系列短视频，讲述者之一、同济大学土木工程桥梁设计专业研究生卢丹阳的艺术节，是从去年首届学生观剧团开始的。

虽然学习的是理工科专业，但卢丹阳学过电子琴、拉丁舞，进入大学校园后还加入了昆曲研习社，学起了传统戏曲。所以当在朋友圈看见了学生观剧团的招募信息时，她毫不犹豫就报了名。“观剧团不仅仅是给了学生们免费看演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欣赏艺术的方式。”她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在上面分享自己对于艺术作品的看法。

卢丹阳成了首届观剧团优秀评论奖的获得者，并由此获得了担任第25届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艺术节志愿者的机会。“锡比乌艺术节一共有32名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中国有三位，两位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我是唯一一个非艺术专业的中国志愿者，代表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锡比乌，她看到了世界各地更多元的艺术形式，也让她在看待中国传统艺术时有了不一样的世界眼光。“我和国外的志愿者朋



卢丹阳在锡比乌

友一起去看上海越剧团的《再生缘》。他们跟我说感到了一种‘中国人的浪漫’。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的评价，让我由衷为中华文化自豪。”

艺术节给了“外行人”卢丹阳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锡比乌以及更广阔艺术天空的大门。今年，卢丹阳从观众变成了参与者，不仅参加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我和我的艺术节》纪录片的创作工作，还积极投身国内外其他艺术节展的志愿活动中。“因为观剧团所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我想我会在热爱艺术、追求艺术的路上走得更久、更远。” 本报记者 吴旭颖



艾伦·吉尔伯特执棒北德广播易北爱乐 在上交音乐厅找到“回家”感觉

上交 供图

照片里的故事

昨日，艾伦·吉尔伯特执棒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完成了为期两日的精彩演出。去年年初，易北爱乐乐团正式入驻汉堡易北爱乐厅这一标志性建筑。近日，艾伦·吉尔伯特接棒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成为新任首席指挥。他执棒的马勒《第十交响曲》（柔板乐章）和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贝多芬《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和

布鲁克纳《E大调第七交响曲》让申城观众大饱耳福。站在上交音乐厅的指挥台上，艾伦·吉尔伯特油然而生一份对“家”的惦念。上交音乐厅和易北爱乐音乐厅都出自建筑声学大师丰田泰久之手，虽说两个音乐厅在大小上稍有差异，但结构类似，观众席都是环绕舞台而建的。吉尔伯特笑说：“这样的设计可以让观众和乐团的距离变得更近。易北爱乐的乐手们来到这里演奏，就好像回家了一样。” 本报记者 朱渊